

# 梦中的老黄牛

雷煊

我经常做梦,有时会梦见儿时家里那头老黄牛,我去抚摸它的头,它伸出舌头来舔我的手,感觉手上凉凉的,梦醒了,原来是自己的口水流到了手上。天亮了,我给母亲说我梦见家里那头牛,母亲说:“牛是亲人马是信,估计今天家里要来亲戚。”果真不然,下午城里的妹妹开车回来了。

1982年公社解散,村上抓阉牲口,十岁的哥哥代表家里抓阉,抓得一头老黄牛。牛胴体黄亮,毛发呈黄褐色,两只犄角虎虎生威,但性格温顺,父亲用它犁地拉庄稼,我和哥哥放学后就去放牛割草。慢慢的老黄牛和一家人都有了感情,给它喂草料时,它就欢快地冲你点头“哞哞”地叫;抚摸它的头时,它就温顺地舔你的手;给它梳理毛发或开身上的牛虻时,它会摇摇尾巴向你示好。

耕地的时候,父亲站在耩上,两手拉着耩绳,年幼的我非也要站在耩上,抓着牛尾巴,老黄牛往前拉着耩走,也不恼,身后坑洼的地被耩得平平整整。放牛的时候,我和哥哥时常找一块与牛背平行

的险畔,轮流骑在牛背上,抓住牛角看远方的风景,仿佛有风吹草动便见牛羊的感觉。有一次,我们去沟里放牛,路过一户有狗的人家,那只大狼狗突然挣断绳子,扑向我和哥哥,我吓得大哭起来,就在这时候,平常温顺的老黄牛猛然掉转头,两只犄角几乎挨着地面,反扑向大狼狗,大狼狗回家的去路被老黄牛堵死了,夹着尾巴狂奔到门前的沟底去了,老黄牛对着深沟“哞哞”大叫,一副胜利者的样子,此后再经过那户人家门前,貌似凶恶的大狼狗再未叫过一声。

养牛就要不停地割草、铡草。夏天我和哥哥去沟里割草,时常会吃到蜜子(野草莓)等野果。铡草的铡子,就像电视剧

《包公》中惩恶锄奸的铡刀,只不过没有龙虎狗图案。一人握刀把,一人抱草,草料在铡刀下被切成短节,便于放在牛槽中,撒上麦麸,牛吃起来格外香。除了放牛割草,每天还要帮父亲出牛圈、衬牛圈,就是用架子车将牛圈的粪推推到门外的粪堆上,再用架子车推几车干土衬到牛圈里。

可惜,第二年父亲要去矿上当装卸工,老黄牛被卖给了同村乡党。老黄牛似乎知道自己被卖了,眼里含着泪花一步一回头不肯走,年幼的我也泪流满面。从那以后,老黄牛每次经过我家门前的路口时,总要固执地拽着乡党往自己熟悉的老家走,于是免不了背上被狠狠地挨上几鞭子,疼得它“哞哞”叫,我的心也像刀割一样。“俯首

甘为孺子牛”,后来我懂得了做人就要像老黄牛一样:诚实勤恳、知恩图报!

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只有不停劳作才能勉强不挨饿,牲口在千家万户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作为家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承载了上辈人的农耕记忆。犹以牛与人的感情深厚,牛的辛勤付出常常被主人言传身教给后代。

多年以后,机械化取代了原有的耕种方式,乡村中难寻牛驴骡马等大型牲畜的身影,它们变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我把老黄牛的故事讲给女儿,结果等于“对牛弹琴”,她说她只对牛肉感兴趣,我错了。

逢年过节时,家里的餐桌上总少不了几盘牛肉,女儿与儿子都抢着吃牛肉,从不吃荤的母亲劝解道:“好娃哩,牛肉硬,好吃难消化。”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了梦中的老黄牛。我不经意间看到年过古稀的父亲坐在桌旁佝偻驼背,正在用一双松树皮似的手紧抓着夹着肥肉的馍,塞进了牙的口中慢慢咀嚼着,他俨然就像我梦中的老黄牛。

盼了许久,终于下了一场暴雪。瘫痪了自封国际大都市古城的交通,公交车犹在玻璃上舞蹈,出租车躲得没了踪影,地铁人满为患……而我更为忧虑的是我那“邻居”——“咕咕鸟”的去向与寒暖。

认识并与其发展为友好邻居源自于两年前的一个偶遇。那是个深秋连绵细雨后的清朗日,拉开窗帘奇异地发现窗外晾衣架上并排站着几只好好似麻雀又不是麻雀的鸟,它发现了,“扑啦”一声逃之夭夭。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故。我无意中泛起一顿疑惑,就来了吧,不打个招呼便也可,扭头就跑什么意思?我也没有想加害你们的意思啊,再说你我中间还隔着一道厚厚的窗玻璃,一层密实的铁丝网……

第四天,我改变了方式,慢慢撩起窗帘的一角,大气不出一番窥视,啊,两只鸟好似双胞胎,体形长约30厘米,雌雄同色难辨真伪,体羽皆为灰褐色,颈部有一黑色羽带并有白色斑点。尾羽上翘,中央一对黑点,嘴长而尖色似黄泥土,脚爪紫赤红。咕咕鸟叫声不断,我听不懂鸟语,却感觉有一种信任与热切。你啄我的羽体,我啄你的唇,“咕咕,咕咕……”好像一对挚友或情侣!

我是个性情中人,心善柔软遇事喜欢认真,乐意“打破砂锅问(纹)到底”。按照市动物园鸟馆饲养师傅的分析与推测,光顾我家窗口的鸟儿应属鸚鵡科,学名“珠颈鸚”,俗称“咕咕叫”“咕咕鸟”。出于欢迎和友好,我家窗帘每天延长一段时间拉开,让谨慎胆怯的鸟儿放心、坦然、尽情地嬉戏。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晾衣架的使用频率,把空旷、宽阔的架体留给“咕咕鸟”活动。甚至将窗台仅有的空地备着水与各种吃食供它们享用。遗憾的是这对“咕咕鸟”总远远站在晾衣架的一端,就是不肯前进一步享用佳肴。

以鸟为邻,视鸟为友。我喜欢“咕咕鸟”的嗜好被邻居知道后,传遍小区,传出了热议,也传出了纷争。有赞词的,有说风凉话的。更难听的是说:期盼与野鸟攀亲结缘,八成脑子进了水。我不能不认脑子出了问题,那么,自己的投入到底收获了什么?冷静下来细想,有两件虽不足挂齿的小事,却一直难以忘怀。

我有多年养成雷打不动午后读书的习惯。书房简陋虽小但坐北朝南面向窗户,充分体味阳光的给予。一本书、一支笔、一杯热茶,无论读书或写作好不自在、惬意。唯几只淘气、调皮的小鸟隔三岔五地跑来添乱,站在窗前的晾衣架上咕咕叫,引起我的反感,但又不忍心将它们无情驱赶。麦家的一篇散文使我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站起来大声朗诵,“抗议”的分贝,频率竟然出奇地盖住了“咕咕鸟”的声浪……鸟儿何时离开全然不晓。从此,在我读书时再也看不到“咕咕鸟”的身影,倒是对面楼层日夜不息、“哗啦”的麻将碰撞声和打麻将的笑声一直影响我。

人们常说,狗有认人、认门、不忘主人的天性,还有说狗有二三岁娃的智商。那么,“咕咕鸟”有没有智商?忽然想起一件事,妻子住院,我去陪伴,家里半月人出房空。返回的那天,走到离家门约三四十米的地方,不知从何处飞来几只“咕咕鸟”,落到我跟前,又叽叽咕咕地向前快走,仿佛开道夫。走到单元门前腾飞而起越过六层高的楼顶……当我回家拉开窗帘,打开窗玻璃,惊讶地发现晾衣架上整齐排列着八只“咕咕鸟”,深情地“咕咕,咕咕”叫着,仿佛是在欢迎我回家,屋里突然有了生气。若要鸟鸣皆成音符,一定是没有修饰的浑厚、淳朴、热切的问候与祝福。霎时,我热泪而下……

古城冰天雪地,寒气刺骨,气温急剧下降,危房、危棚塌陷,树枝折断。“咕咕鸟”,你在哪里?有没有安身的地方。

# 牵挂

王正华

我是个性情中人,心善柔软遇事喜欢认真,乐意“打破砂锅问(纹)到底”。按照市动物园鸟馆饲养师傅的分析与推测,光顾我家窗口的鸟儿应属鸚鵡科,学名“珠颈鸚”,俗称“咕咕叫”“咕咕鸟”。出于欢迎和友好,我家窗帘每天延长一段时间拉开,让谨慎胆怯的鸟儿放心、坦然、尽情地嬉戏。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晾衣架的使用频率,把空旷、宽阔的架体留给“咕咕鸟”活动。甚至将窗台仅有的空地备着水与各种吃食供它们享用。遗憾的是这对“咕咕鸟”总远远站在晾衣架的一端,就是不肯前进一步享用佳肴。

以鸟为邻,视鸟为友。我喜欢“咕咕鸟”的嗜好被邻居知道后,传遍小区,传出了热议,也传出了纷争。有赞词的,有说风凉话的。更难听的是说:期盼与野鸟攀亲结缘,八成脑子进了水。我不能不认脑子出了问题,那么,自己的投入到底收获了什么?冷静下来细想,有两件虽不足挂齿的小事,却一直难以忘怀。

我有多年养成雷打不动午后读书的习惯。书房简陋虽小但坐北朝南面向窗户,充分体味阳光的给予。一本书、一支笔、一杯热茶,无论读书或写作好不自在、惬意。唯几只淘气、调皮的小鸟隔三岔五地跑来添乱,站在窗前的晾衣架上咕咕叫,引起我的反感,但又不忍心将它们无情驱赶。麦家的一篇散文使我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兴趣,站起来大声朗诵,“抗议”的分贝,频率竟然出奇地盖住了“咕咕鸟”的声浪……鸟儿何时离开全然不晓。从此,在我读书时再也看不到“咕咕鸟”的身影,倒是对面楼层日夜不息、“哗啦”的麻将碰撞声和打麻将的笑声一直影响我。

人们常说,狗有认人、认门、不忘主人的天性,还有说狗有二三岁娃的智商。那么,“咕咕鸟”有没有智商?忽然想起一件事,妻子住院,我去陪伴,家里半月人出房空。返回的那天,走到离家门约三四十米的地方,不知从何处飞来几只“咕咕鸟”,落到我跟前,又叽叽咕咕地向前快走,仿佛开道夫。走到单元门前腾飞而起越过六层高的楼顶……当我回家拉开窗帘,打开窗玻璃,惊讶地发现晾衣架上整齐排列着八只“咕咕鸟”,深情地“咕咕,咕咕”叫着,仿佛是在欢迎我回家,屋里突然有了生气。若要鸟鸣皆成音符,一定是没有修饰的浑厚、淳朴、热切的问候与祝福。霎时,我热泪而下……

古城冰天雪地,寒气刺骨,气温急剧下降,危房、危棚塌陷,树枝折断。“咕咕鸟”,你在哪里?有没有安身的地方。

# 一茶一世界

李芙蓉

一杯清茶,一个世界。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喝茶,不是花茶,花茶太矫情;也不是浓茶,浓茶太厚重。带点淡淡清香的绿茶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只可意会!

喝茶也要有仪式感,先不说要禅悟什么“能所双泯,物我两忘”,亦或什么“喝茶是茶,喝茶不是茶,喝茶还是茶”的人生境界,但最起码的“心境与懂”是要有的。毕竟那满口醇香是要等到青涩的苦涩完全进发之后才可品到。可能与年龄有关吧,相比于紫砂壶,总觉得喝绿茶还是配着透明的玻璃杯才好。透明中透着几丝翠绿,袅袅青烟扶摇直上,美哉,乐哉!而后清清楚楚地看着它们或云卷云舒恣意绽放,或潮起潮落甘于沉淀,心里就会无比的踏实、安然!

清新的早晨,呷一口清茶,一整天的精气神就此浮起,伴随着腾腾雾气,迎着朝阳,一切欣然向上,美好的一天就此拉开帷幕。工作之余,再来尝一口,悠悠醇香从鼻端沁到咽喉,仿佛一股清泉漫过,顿时所有的脑细胞瞬间被

激活,能量满满。什么疲倦啊,烦恼啊全都抛之脑后,无影无踪。

慵懒的午后,藏一缕心事,白日放歌,清水煮茶,看着尖尖细嫩的嫩芽在沸水当中调皮地翻滚、打闹,直到最后才可服服帖帖地消弭于杯底,莫名地就被逗乐了!呷一口,淡淡的清香四处弥漫,令人心旷神怡。慢慢放松心情,静置其中,刹那间,泡开的何止是心事啊,就连自己也飘飘然了!

宁静的夜晚,沏一杯清茶,挑灯夜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人文经典、唯美爱情、闲杂碎语、八卦消遣、穿衣打扮、护肤秘籍……统统各来一份,全部打包。于淡淡的茶香中,慢慢静下心来,一茶,一书,一天地。清风朗月,怡然自得。

都说茶道人生,先苦后甜。没有岁月的洗礼,没有世事的淬炼还真就泡不出甘之若饴的好茶。如此,苦一阵也好。以茶涤性,荡平荆棘。

一茶一世界,彪悍的人生无须多言,懂你的自然爱你,惜你,不懂你的也不必强求,随缘就好!

伴随着电影《芳华》的隆重上映,荧屏中的故事与人物除了吸引了诸多观众的眼球外,也不禁让诸多观众想起了一个人,她就是《芳华》一书作者严歌苓。

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的熏陶,严歌苓自幼就喜欢看书和跳舞。12岁时,严歌苓顺利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天生好强的她虽然形体不好,但极其勤奋,每天四点半便起床练功,把脚搁在最高的窗框上,两条腿撕成一条线,不到双脚发麻决不罢休。很多同学都说:“当个舞蹈演员有必要这样拼命吗?”她听到了也从不反驳,只是默默地继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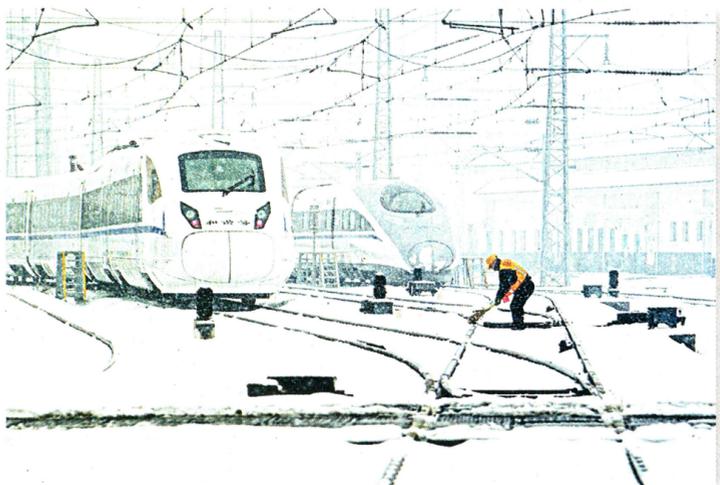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她总是跟着文工团四处演出,然而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六次进藏和两次入滇。每一次她都是顶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完成自

英文版《中国日报》上看到了她的作品,邀请她去美国做访问研究。时过不久,严歌苓怀揣艺术家的梦想来到了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读书。

初到美国,因为语言不通,严歌苓只好每天读书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因为基础薄弱,她一遍遍地背诵英语单词。尽管这样,她还是记不住,有时候背累了便在纸上写划。因为基础差,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她一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程能写一本小说,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然而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后终于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除此之外,她还需要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她在医院做过看护,在餐厅洗过盘子。尽管每天都很累,但她心里却有说不完的高兴。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她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但是,诸多压力汇聚在了一起,严歌苓

清岱 王曙田摄



雪未落,但已与好友相约一顿雪中宴,共赏飘雪的闲散,共品温暖的滋味。只因志趣相投。

宴摆何处?隆重也罢,朴素也罢,但必须靠窗,通透的落地窗尤佳。北方的城市,冬季格外肃杀单调,雪便如精灵般装点于天地。倚窗而坐,窗内暖意融融,人气旺旺,窗外雪花飞舞,人车行驶,晶莹的水珠爬满窗子,朦朦胧胧,饶有情致。这冷暖迥异的境遇,让人顿生一种莫名的幸福与安全,美妙而自得。唯摆宴,以表达。

何以成宴?食冬,当以热、烫为宜;最莫过于涮锅。贮藏的美味,统统奉上:猪羊牛肉、各色蔬菜、豆腐粉条、面条煎饼,凡可涮食,不一而足,率性搭配,极具创意。炭锅、气锅、柴锅,煮沸一锅或清淡或麻辣的锅底,便可爽滑而食。小酒必不可少,酒不在多少,好坏,只为调剂助兴,借以释怀。唯涮锅,方应景。

而聚、宴而宴。如此,才不会枉费“风雪连天,围炉乐宴”的闲情雅趣,才不会辜负“雪舞时节,举杯相邀”的浓情挚意。

犹记小城几位所谓“文人骚客”雪中邀宴的欢畅淋漓。那日,天降初雪,兴致大起,便相邀聚于城中一火锅店。此店不大,但分两层。抖落因步行而沾落的雪花,搓手、重步、相拥登上二楼。拣一靠窗的座位自由落座,手握一杯暖茶,凝视窗外雪花纷飞,自由感慨这雪之浩然与飘逸。

火锅沸腾,涮料摆好,小酒斟满,任意一人一呼,便开涮开喝。咕嘟咕嘟的汤里,肉、菜、菇、荤、素、鲜,相遇相融,毫不排斥;一锅烩,烩出万般风情、鲜香滋味。热闹间的宴上,天南海北、文学艺术、坊间巷里,众人敞开心扉,借酒闲侃。一席谈,淡出独到地、情谊悠长。如此,这火锅与宴友便自然契合,皆是融洽和谐、融为一体。隔窗而望,灯火阑珊映衬着漫天风雪,与满脸红润相谈甚欢的一帮“闲人”相映成趣,宁静安详、温馨惬意。不觉慨叹:人生最大快意不过如此。

患了极其严重的失眠症,最长时间连续三十天睡不着觉。接着便是伴随着失眠而来的抑郁症。睡不着觉的严歌苓只能拼命地写作,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天都不曾荒废。

正是因为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所以她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她的人生像电影《芳华》一样绽放出了一朵绝美的花。然而,面对成绩她显得极其淡定和平静,正如她所说:“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越是聪明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努力了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便是她的成功箴言,也告诉人们:生活才是最好的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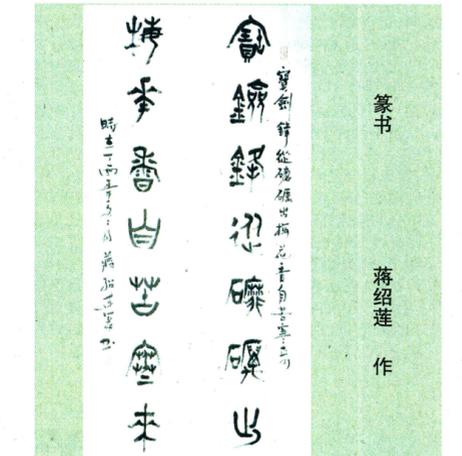
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下人,一生平凡,历经坎坷,可她却那么坚强、宽容,每每想起她,我便不由地潸然泪下,往事历历在目……

1975年,在渭北平原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女孩子“呱呱”降生。我的到来为昔日平和的家庭增添几分喜悦,可“生产队”时期,农村家家户户生活拮据,因为妈妈奶水不足,饿得我半夜不住地啼哭。加上后来生产队又实行“工分制”,爸爸和妈妈不得不去队上参加劳动,我听见纺线车“嗡嗡”地作响,睁眼一看,王大妈蜷着腿在炕边纺线,那微驼的腰身在煤油灯的昏暗光线下更显单薄,因为连日的劳累,她边纺线边不停地揉着酸涩的眼睛,我把头埋在被子中悄悄地哭。她太苦太累了,鬓角的白发一天更添几多……

就是这样一位瘦弱的农村妇女,为了这个家,自己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难,也从没有一句怨言。

听说上的老人讲,早年四川闹灾荒,东头妈被人贩子拐卖带到了关中,几经辗转后被小楼上一有钱的地主收养,再后来地主婆将她嫁给老实可靠的老爹作“童养媳”。

突然有一天,镇上上来了一位四川小伙,说是代家人来寻亲的,说来说去,东头妈便被视为寻亲“对象”。她



蒋绍莲 作

# 生活是最好的芳华

孙菲

雪未落,但已与好友相约一顿雪中宴,共赏飘雪的闲散,共品温暖的滋味。只因志趣相投。

宴摆何处?隆重也罢,朴素也罢,但必须靠窗,通透的落地窗尤佳。北方的城市,冬季格外肃杀单调,雪便如精灵般装点于天地。倚窗而坐,窗内暖意融融,人气旺旺,窗外雪花飞舞,人车行驶,晶莹的水珠爬满窗子,朦朦胧胧,饶有情致。这冷暖迥异的境遇,让人顿生一种莫名的幸福与安全,美妙而自得。唯摆宴,以表达。

何以成宴?食冬,当以热、烫为宜;最莫过于涮锅。贮藏的美味,统统奉上:猪羊牛肉、各色蔬菜、豆腐粉条、面条煎饼,凡可涮食,不一而足,率性搭配,极具创意。炭锅、气锅、柴锅,煮沸一锅或清淡或麻辣的锅底,便可爽滑而食。小酒必不可少,酒不在多少,好坏,只为调剂助兴,借以释怀。唯涮锅,方应景。

与谁赴宴?可一人独宴,雪中静心,难得与自己相遇而语。追忆往昔,思考人生,恣意畅想,独自伤怀,皆可。可二人对宴,或是同学、朋友,或是恋人、知己。相视对坐,小酒、小菜、小吃、小酌,彼此诉述,心灵相通。可三五围宴,气场足、氛围浓,推杯换盏,调侃打趣,欢声笑语,热烈而温馨。唯率性,才畅快。

一位朋友对“宴友”的界定分外恰切,颇中人心。对得起清静、闲逸“雪中宴”的,当为“无用”的朋友。简言之,就是不功利简单朋友,不为谈事而相聚,简简单单、纯粹纯粹、坦坦荡荡,彼此亦诚相见,互无他求;没有主宾之分、级别之异、礼数之累,只为聚

己的表演,虽然这几次她都没有表演主要的角色,但她从未气馁,也从未停止努力,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正如她自己说的:“要么不做,要么就竭尽所能做到最好。”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于是她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将书皮撕掉,套上毛毡的壳子。其中《拜伦传》对她的影响最为深远,拜伦坚强的意志一直影响着她。

之后便慢慢地喜欢上了写作,她的一首小诗登上了《解放军报》。她高兴地给父亲报喜,结果父亲看了以后对她说:“你以后还是写大白话吧!”父亲委婉的批评并没有打击到严歌苓的写作信心,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她越发认真地写。父亲闲暇时,她便拉着父亲一起交流写作中的困惑与问题。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新闻总署在

东头妈,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新闻总署在

东头妈,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新闻总署在

然长逝!消息传来,小镇沉默,全家人悲伤,我还小,被家人瞒着。

终于盼到东头妈“回家”的日子,一放学我三步并作两步往回跑,希望早点看到她。我进了东头妈家门,只见面没设堂,家人全都满脸忧伤,那几个儿媳还不停地哭泣,我不由得心一沉,“东头妈,我东头妈呢?”所有的人都低了头开始流泪,妈妈把我搂在怀中,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哽咽着对我说:“她去了……”“到哪去了,快说呀!”我被这悲痛的气氛所感染,止不住号啕大哭。在这悲伤的气氛中,我感觉到,东头妈走了,永远地走了,我再也不见她了。

我慈祥善良的东头妈,一个农村妇女的平凡人生故事,她一生经历的磨难让我知道什么是生活中的千辛万苦,她的顽强意志让我明白什么是自强不息,她的谆谆教导更让我一生学会感恩,她的淳朴、善良、坚强让我终生难忘……

(本报有删节)

# 东头妈

郝英 蒲城县总工会

# 冬天的夜晚

夏保安

那年十二月,寒冷的夜晚,星光羞涩,月色清冷,萧瑟的街道,疲惫的路灯,冷清的只有,我们两个的身影。那是,让冷风温存,让寒冬感动,相爱的身影。

那年十二月,寒冷的夜晚,星光温柔,月色撩人,多情的街道,执着的路灯,温暖伴随着,我们两个的身影。那是,让星光嫉妒,让月色羡慕,幸福的身影。

